

綱

鑑

易

知

錄

1518

834

~~1518~~

834

834

市

921.21
2624

綱鑑易知錄

卷二十至
卷四十一

第二冊

東漢紀
南北朝

後漢紀附魏吳
宋紀附北魏
梁紀附北魏東西魏北齊北周
陳紀附北齊北周
隋紀
晉紀
東晉紀
紀附北魏

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年(公元二六年)起
隋恭帝侗皇泰二年(公元六一九年)止

中華書局

綱鑑易知錄卷二十

東漢紀

光武皇帝

綱 丙戌，二年，（二六）春正月朔，日食。

封功臣

綱 悉封諸功臣爲列侯。

目 梁侯鄧禹、廣平侯吳漢，（梁，在今河南臨汝縣東。廣平，在今河北曲周縣北舊城村。）皆食四

縣。陰鄉侯陰識，（陰鄉，地名，在今河南新野縣境。）貴人之兄也，以軍功當增封，識曰：「臣託屬掖庭，仍加爵邑，仍，重也。此爲親戚受賞，國人計功也。」帝從之。吏郎中魏郡馮勤典諸侯封事，（魏郡治鄴縣，在今河北磁縣東。）勤差量功次輕重，差，較也。國土遠近，地勢豐薄，不相踰越，莫不厭服焉。帝以爲能，尙書衆事皆令總錄之。故事，尙書郎以令史久次補，帝始用孝廉爲之。

立宗廟郊社

綱 立宗廟、郊社于洛陽。

目 起郊廟于洛陽，四時合祀高祖、太宗、世宗，建社稷于宗廟之右，立郊兆于城南。赤眉大掠長安，西入安定、北地。（安定郡治高平縣，即今甘肅固原縣。北地郡見上卷元年。）

鄧禹入長安

綱 鄧禹入長安。

目 禹入長安，謁高廟，收神主送洛陽。行園陵，置吏士奉守。

以宋弘爲大司空

綱 大司空梁罷，以宋弘爲大司空。

目 王梁屢違詔命，帝怒，欲誅之，旣而赦之，以爲中郎將。以宋弘爲大司空。弘薦桓譚爲議郎，給事中。帝令譚鼓琴，愛其繁聲。弘聞之，不悅；伺譚出，朝服坐府上，遣吏召之。譚至，不與席而讓之；譚頓首辭謝，良久乃遣之。後大會羣臣，帝使譚鼓琴；譚見弘，失其常度。帝怪而問之，弘乃離席免冠謝曰：「臣所以薦譚者，望能以忠直導主；而令朝廷耽悅鄭聲，臣之罪也。」帝改容謝之。

湖陽公主新寡

主，帝姊，鄧晨妻。晨初喪，故云新寡。

帝與共論朝臣，微觀其意。主曰：「宋公

威容德器，羣臣莫及。」後弘被引見，帝令主坐屏風後，因謂弘曰：「諺言『貴易交，富易妻』，人情乎？」弘曰：「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，糟糠之妻不下堂。」帝顧謂主曰：「事不諧矣！」〔范曄

〔後漢書宋弘傳論〕曰：「宋弘止繁聲，戒淫色，其有闕雖之風乎！」

彭寵反

綱 漁陽太守彭寵反。

目 帝之討王郎也，彭寵發突騎，轉糧食，前後不絕。自負其功，意望甚高，帝接之不能滿，寵甚怏怏。至是徵寵，寵遂發兵反。幽州牧朱浮與寵書曰：「遼東有豕，生子白頭，將獻之，道遇羣豕皆白。以子之功，論於朝廷，遼東豕也；奈何以漁陽而結怨天子，此猶捧土

以塞孟津也！「寵怒，攻朱浮於薊。

綱 夏四月，遣將軍蓋延等擊劉永，圍睢陽。（在今河南商丘市南。）

綱 封兄縝子章爲太原王，興爲魯王，淮陽王子三人爲列侯。

綱 六月，立貴人郭氏爲皇后，子彊爲皇太子。

綱 秋，賈復擊召陵、新息。（召陵，在今河南鄆城縣東。新息，在今河南息縣東。）皆平之。

目 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，（潁川郡治陽翟，即今河南禹縣。）太守寇恂戮之。復以爲恥，欲殺

恂。恂知之，不欲與相見。姊子谷崇曰：「崇，將也，得帶劍侍側，有變足以相當。」恂曰：「不

然。昔藺相如不畏秦王，而屈於廉頗者，爲國也。」乃敕屬縣盛供具，儲酒醪；執金吾軍入

界，時賈復爲執金吾官。一人皆兼二人之饌。恂出迎於道，稱疾而還。復勒兵欲迫之，而吏士

皆醉，遂過去。恂遣谷崇以狀聞，帝乃徵恂。恂至引見，時復先在坐，欲起避之，帝曰：「天

下未定，兩虎安得私鬪！今日朕分之。」於是並坐極歡，遂共車同出，結友而去。

綱 八月，遣將軍鄧隆討彭寵，不克。

綱 蓋延克睢陽，劉永走湖陵。（在今山東金鄉縣南。）

綱 青、徐羣盜張步等降。（後漢青州刺史治臨菑，即今山東益都縣。徐州刺史治鄆，在今山東鄆城縣東

南。）

目 帝使伏隆持節，使青、徐二州，羣盜聞劉永破敗，皆惶怖請降，張步遣其掾隆詣

闕。

鄧奉反

綱 將軍鄧奉反。

目 吳漢徇南陽，（今河南南陽市。）多侵暴。將軍鄧奉謁歸新野，（在今河南新野縣南。）怨漢掠其鄉里，遂反，擊破漢軍，與諸賊合從。

綱 九月，赤眉發掘諸陵，復入長安。鄧禹戰不利，走雲陽；（在今陝西三原縣西。）延岑屯

杜陵。（在今陝西西安市東南。）

綱 冬，遣將軍岑彭、王常等討鄧奉。

目 帝於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：「此家率下江諸軍輔翼漢室，心如金石，眞忠臣也！」即日拜常忠將軍，使與岑彭率七將軍討鄧奉。

綱 遣將軍馮異入關，徵鄧禹還京師。

目 鄧禹自馮愔叛後，建武元年，鄧禹以馮愔、宗歆守枹邑，爭權相攻，愔遂殺歆，因反擊禹。威名稍

損，又乏糧食，戰數不利，歸附者日益離散。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，送至河南，敕異曰：

「三輔遭王莽、更始之亂，重以赤眉、延岑之酷，元元塗炭，無所依訴。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，營堡降者，遣其渠帥詣京師；散其小民，令就農桑；壞其營壁，無使復聚。征伐非必略地、屠城，要在平定安集之耳。諸將非不健鬪，然好虜掠。卿本能御吏士，念自脩飭，無爲郡縣所苦！」異頓首受命，引而西；所至布威信，羣盜多降。又詔徵鄧禹還，曰：「慎毋與窮

寇爭鋒！赤眉無穀，自當來降。吾以飽待飢，以逸待勞，折箠笞之，非諸將憂也，無得復妄進兵！」

綱 遣光祿大夫伏隆拜張步爲東萊太守。（後漢東萊郡治黃縣，在今山東蓬萊縣西南。）

綱 丁亥，三年，（二七）春正月，以馮異爲征西大將軍。

綱 鄧禹、馮異與赤眉戰，敗績。

目 鄧禹慚於受任無功，數以飢卒微赤眉戰，輒不利；乃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自河北度至湖，（在今河南盧氏縣北，舊閿鄉縣東。）要馮異共攻赤眉。要，約也。異曰：「赤眉衆尙多，可以恩

信傾誘，難卒用兵破也。卒，同猝。上今使諸將屯澠池，（即今河南澠池縣。）要其東，而異擊其

西，要，遮也。一舉取之，此萬成計也。」禹、弘不從，弘遂大戰移日，軍潰。異與禹合兵救之，

赤眉小卻。異以士卒飢倦，可且休；禹不聽，復戰，大爲所敗，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。（在今河南宜陽縣西。）異棄軍走，與麾下數人歸營，復收散卒，堅壁自守。

綱 立四親廟于洛陽。

目 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。（光武父南頓令欽，祖鉅鹿都尉回，曾祖鬱林太守外，高祖舂陵節侯

買。）

綱 馮異大破赤眉於崤底，（崤山，在今河南澠池、洛寧兩縣間。）賊衆東走。帝勒軍宜陽降之，

得傳國璽綬。

馮異破赤眉

立四親廟

劉盆子降

張步立爲
齊王

【目】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，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，伏於道側。旦日，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，異少出兵以救之；賊見勢弱，遂悉衆攻異，異乃縱兵大戰。日昃，賊氣衰，伏兵卒起，衣服相亂，赤眉不復識別，衆遂驚潰；追擊，大破之於崤底，降男女八萬人。帝降璽書勞異曰：「始雖垂翅回谿，（坂名，在今河南洛寧縣北。）終能奮翼澠池，可謂失之東隅，日出處。收之桑榆。」（日入處。）赤眉餘衆東向宜陽，帝親勒六軍，嚴陳以待之。赤眉忽遇大軍，驚震，乃遣劉恭乞降，曰：「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，何以待之？」帝曰：「待汝以不死耳！」丙午，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，上所得傳國璽綬。赤眉衆尙十餘萬人，帝令縣廚皆賜食。明旦，大陳兵馬，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。帝謂樊崇等曰：「得無悔降乎？」徐宣等叩頭曰：「今日得降，猶去虎口歸慈母，誠懼誠喜，無所恨也！」帝曰：「卿所謂鐵中錚錚，錚錚，金聲。傭中佼佼者也！」傭，齊等也。倏，好也。（傭同庸，謂庸人中之稍勝者。）賜樊崇等洛陽田宅。帝憐盆子，以爲趙王郎中。（趙王良，光武叔父。）

【綱】二月，劉永立董憲爲海西王，張步爲齊王，步執伏隆殺之。

【目】劉永聞伏隆至劇，（帝遣伏隆拜張步爲東萊太守。劇縣，在今山東壽光縣東南。）亦遣使立張步

爲齊王。步貪王爵，猶豫未決。隆曉譬曰：「高祖與天下約，非劉氏不王；今可得十萬戶侯

耳！」步欲留隆，與共守二州，（青、徐也。）隆不聽，求得反命，步遂執隆而受永封。隆遣閒使

上書曰：「臣隆奉使無狀，受執凶逆；雖在困阨，受命不顧。願以時進兵，無以臣隆爲念。」

帝得隆奏，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：「恨不且許，而遽求還也！」其後步遂殺之。

綱 三月，以伏湛爲大司徒。

綱 涿郡太守張豐反，（涿郡治涿縣，在今河北涿縣北。）彭寵自稱燕王。

目 豐反，與彭寵連兵。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，上疏求救。詔報曰：「度此反虜，勢無久全，其中必有內相斬者。今軍資未充，故須後麥耳！」浮城中糧盡，人相食，會耿況遣騎來救，浮乃得脫身走，薊城遂降於彭寵。（薊城，在今北京市德勝門外。）寵自稱燕王。

綱 帝自將征鄧奉。夏四月，奉降，斬之。

綱 馮異擊延岑，破之；岑走南陽，關中平。

綱 六月，大將軍耿弇擊延岑，走之，其將鄧仲況以陰降。（陰縣，在今湖北光化縣西。）

目 仲況據陰縣，而劉歆孫襲爲其謀主。前侍中扶風蘇竟以書說之，（扶風治長安城中，在今陝西西安市西北長安故城。後漢治槐里，在今陝西鄠縣北。）仲況與襲降。竟終不伐其功，隱身樂道，

壽終於家。

綱 睢陽人斬劉永以降，諸將立其子紆，復稱梁王。

目 耿弇從容言於帝，自請北收上谷兵，定彭寵於漁陽，取張豐於涿郡，還收富平、獲索，（富平爲起義者以其地名爲號，在今山東無棣縣東南桑落墅。富平渠帥徐少。獲索，起義者號，渠帥爲古師郎等。）東攻張步，以平齊地。帝壯其意，許之。

綱 冬十一月，遣大中大夫來歙使隗囂。

目 帝謂大中大夫來歙曰：「今西州未附，（西州，謂隗囂。）子陽稱帝，（子陽，公孫述字。）道里

阻遠，諸將方務關東，（攻張步。）思西州方略，未知所在，奈何？」歙曰：「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，

其人始起，以漢爲名。（見卷十九淮陽王元年「成紀隗囂起兵應漢」目。）臣願得奉威命，開以丹青之信，

囂必束手自歸，則述自亡之勢，不足圖也。」帝然之，始令歙使於囂。囂奉奏詣闕，帝報以殊

禮，言稱字，用敵國之儀，所以慰藉之甚厚。

綱 戊子，四年，（二八）春，遣鄧禹將兵擊延岑，破之。岑奔蜀，公孫述以爲大司馬。

綱 夏四月，帝如鄴，（鄴縣，在今河北磁縣西。）遣吳漢擊五校于臨平，（五校，起義者號，主帥高扈。）

破之。遣耿弇、祭遵等討張豐，斬之；弇遂進擊彭寵。

綱 秋九月，以侯霸爲尙書令。

目 王莽末，天下亂，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。（臨淮郡治徐縣，在今安徽泗縣東北。）後漢

（治下邳。）帝徵霸會壽春，（今安徽壽縣。）拜尙書令。時朝廷無故典，又少舊臣；霸明習故事，收

錄遺文，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。

綱 冬十月，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。

目 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。援與述舊同里閭，（閭音翰。里門曰閭。）馬援與公孫述，皆扶風茂

陵人。（茂陵，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北。）相善，以爲既至，當握手歡如平生，而述盛陳陛衛，以延援入，

隗囂遣馬
援入見

交拜禮畢，使出就館。更爲援製都布單衣，都一作荅。荅布，白疊布也，出安子國。單衣，朝服中單也。

交讓冠，講賓主禮相見之冠。會百官於宗廟中，立舊交之位，述鸞旗、旄騎，

（鸞旗，見卷十一文帝元年「鸞旗在前」注。）旄騎，秦置旄頭騎，冠熊皮冠，爲乘輿先驅。警蹕就車，顏師古曰：「天子出則稱警，示戒肅也，入則言

蹕，止行人也。」警折而入，警折，身偃折如警之背也。禮饗官屬甚盛，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。賓

客皆樂留，援曉之曰：「天下雌雄未定，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，與圖成敗，反脩飾邊幅，若布

帛之脩整邊幅也。如偶人形，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！」稽，留也。因辭歸，謂囂曰：「子陽，井底

蛙耳，謂所見者小。而妄自尊大！不如專意東方。」東方謂洛陽。

囂乃使援奉書雒陽。雒同洛。援初到，帝在宣德殿南廡下，廡音武。祖幘，髮有巾曰幘。坐

迎，笑謂援曰：「卿遨遊二帝閒；二帝，謂囂與述。今見卿，使人大慚。」援頓首辭謝，因曰：「當

今之世，非但君擇臣，臣亦擇君耳！臣與公孫述同縣，少相善。臣前至蜀，述陞戟而後進

臣；陞戟，陳列棨戟於階陛之下，以爲儀衛。臣今遠來，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，而簡易若是！」帝復

笑曰：「卿非刺客，顧說客耳。」援曰：「天下反覆，盜名字者不可勝數。今見陛下恢廓大度，

同符高祖，乃知帝王自有真也。」

〔綱〕太傅褒德侯卓茂卒。

〔綱〕己丑，五年，（二九）春正月，遣來歙送馬援歸隴右。

〔目〕囂與援共臥起，問以東方事，曰：「前到朝廷，上引見數十，每接燕語，自夕至旦，才

明勇略，非人敵也。且開心見誠，無所隱伏，闊達多大節，略與高帝同。經學博覽，政事文辯，前世無比。」囂曰：「卿謂何如高帝？」援曰：「不如也。高帝無可無不可；今上好吏事，動如節度，又不喜飲酒。」囂意不懌，曰：「如卿言，反復勝耶！」

彭寵死

綱 二月，彭寵奴斬寵來降；奴名子密。夷其族，封奴爲不義侯。

綱 吳漢、耿弇擊富平，獲索子平原，（在今山東平原縣南。）大破之；弇遂進討張步。

以郭伋爲
漁陽太守

綱 以郭伋爲漁陽太守。

目 伋乘離亂之後，彭寵之亂。養民訓兵，開示威信，盜賊銷散，匈奴遠迹；在職五年，

戶口增倍。

光武自將
討龐萌

綱 遣將軍龐萌、蓋延擊董憲。萌反，帝自將討之。

目 龐萌爲人遜順，帝信愛之，嘗稱曰：「可以託六尺之孤，寄百里之命者，龐萌是也。」使與蓋延共擊董憲。時詔書獨下延，而不及萌，萌以爲延譖己，自疑，遂反襲延軍，破之；與董憲連和，自號東平王。帝聞之大怒，自將討萌，與諸將書曰：「吾嘗以龐萌爲社稷之臣，將軍得無笑其言乎！老賊當族，其各厲兵馬會睢陽。」

寶融遣使
入見

綱 夏四月，寶融遣使奉書入見，詔以融爲涼州牧。（涼州刺史治隴縣，在今甘肅秦安縣東北。）

目 初，寶融等聞帝威德，心欲東向，以河西隔遠，（河西，謂寶融所據武威、酒泉、敦煌、張掖、金城五郡。）未能自通，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；建武，光武年號。囂皆假其將軍印、綬。囂外順人望，

內懷異心，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：「更始事已成，尋復亡滅，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。當各據土宇，與隴、蜀合從，隴、蜀，公孫述。高可爲六國，戰國時六國也。下不失尉佗。」秦二世時，南海尉任囂病且死，召龍川令趙佗語曰：「聞項羽、劉季起兵，中國擾亂，南海東西數千里，可以立國。」即以佗行南海尉事。囂死，佗卽自立爲南粵武王。融等召豪傑議之，其中識者皆曰：「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；（皇帝名，謂劉秀，見卷十九新莽地皇三年「秀起兵春陵」目。）況今稱帝者數人，而洛陽土地最廣，甲兵最彊，號令最明，觀符命而察人事，他姓殆未能當也。」融遂決策東向，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洛陽。帝賜融璽書曰：「今益州有公孫子陽，（益州，今四川成都市。）天水有隗將軍。方蜀、漢相攻，權在將軍，舉足左右，便有輕重。以此言之，欲相厚豈有量哉！欲遂立桓、文，輔微國，當勉卒功業；欲三分鼎足，連衡、合從，亦宜以時定。今之議者，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。七郡，南海、蒼梧、鬱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，俱南粵地。任囂謂趙佗「南海數千里，可以立國」，是教以制七郡也。王者有分土，無分民，自適己事而已。」因授融涼州牧。璽書至河西，河西皆驚，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。

〔綱〕六月，董憲、劉紆使蘇茂、佼彊救龐萌；帝自將擊破之。秋七月，彊以衆降，茂奔張步，憲、萌奔朐。朐音渠。朐縣，在今江蘇新海連市南。梁人斬紆以降。

〔綱〕冬十月，帝如魯。（魯國，在今山東曲阜縣東。）

〔綱〕耿弇拔祝阿、濟南、臨菑，（祝阿縣，在今山東長清縣西北。濟南郡治東平陵縣，在今山東濟南市

東。臨菑，齊國及青州治，在今山東益都縣西北。）與張步戰，大破之；帝勞弇軍。步斬蘇茂以降。齊地悉平。

○張步聞耿弇將至，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，（今山東濟南市。）又令兵屯祝阿。弇渡河，先擊祝阿，拔之。費邑將精兵三萬餘人來合戰，弇大破之，斬邑；遂定濟南。時張步都劇，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，（西安縣，在今山東益都縣西北。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，相去四十里。弇進軍，居二城之間。弇視西安城小而堅，且藍兵又精，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；遂攻臨菑，半日拔之，入據其城。張藍聞之，將其衆亡歸劇。弇乃令軍中無得虜掠，須張步至乃取之，以激怒步。步兵二十萬，至臨菑大城東攻弇。弇故示弱，以盛其氣，乃引歸小城，陳兵於內，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，大破之，至暮，罷；弇明旦復勒兵出。是時帝在魯，聞弇爲步所攻，自往救之。未至，陳俊謂弇曰：「劇虜兵盛，可且閉營休士，以須上來。」須待也。弇曰：「乘輿且到，臣子當擊牛釃酒，釃音詩，以筐或革沛酒而去其糟也。以待百官，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！」乃出兵大戰。自旦及昏，復大破之。弇知步困將退，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；人定時，步果引去，伏兵起縱擊，追至鉅昧水上，（鉅昧水，今名彌河，源出山東臨朐縣，經益都、壽光等縣入海。）僵尸相屬。步還劇。後數日，車駕至臨菑，自勞軍，羣臣大會。帝謂弇曰：「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，漢王三年，遣韓信擊齊，未至，王遣酈食其說降之，齊王田廣解其歷下軍；韓信用蒯徹計，襲破之。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，此皆齊之西界，功足相方。而韓信襲擊已降，將軍獨

拔勍敵，其功乃難於信也。將軍前在南陽，建此大策，（謂建武三年冬，奔自請平齊地。）常以爲落落難合，謂疏闊而不易副。有志者事竟成也！」帝進幸劇。

耿弇復追張步，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。帝遣使告步，茂能相斬降者，封爲列侯。步遂斬茂，詣耿弇軍門肉袒降，封步爲安丘侯。（安丘縣屬北海郡，在今山東安丘縣西南。）齊地悉平，弇振旅，振，止。旅，衆也。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。春秋傳（公羊傳莊八年）：「出曰治兵，入曰振旅。」還京師。弇爲將，凡平郡四十六，屠城三百，未嘗挫折焉。

初起太學

〔綱〕初起太學，帝還視之。還，如魯而返也。

侯霸爲大司徒

〔目〕帝幸太學，稽式古典，脩明禮樂，煥然文物可觀矣。

仲叔投劾

〔綱〕十一月，大司徒伏湛免，以侯霸爲大司徒。

〔目〕霸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，辟，舉也。既至，霸不及政事，徒勞苦而已。仲叔恨曰：「始蒙嘉命，且喜且懼。今見明公，喜懼皆去。以仲叔爲不足問邪？不當辟也。辟而不問，是失人也！」遂辭出，投劾而去。投，上也。按罪曰劾，上狀自劾有過也。其劾狀中有上文「恨曰」已下數語。

隗囂遣子入侍

〔綱〕十二月，隗囂遣子入侍。

王元說隗囂

〔目〕帝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。囂聞劉永、彭寵皆已破滅，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。鄭興因恂請與妻子俱東，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歸洛陽。囂將王元說囂曰：「今天水完富，士馬最

彊，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，（函谷關，在今河南靈寶縣西南。）此萬世一時也。若計不及此，且畜士馬，據隘自守，以待四方之變；圖王不成，其敝猶足以霸。要之，魚不可脫於淵，神龍失勢，與蚯蚓同！」囂心然元計，雖遣子入侍，猶負其險阨，欲專制方面。

徵處士

〔綱〕徵處士周黨、嚴光、王良至京師。黨、光不屈，以良爲諫議大夫。

周黨

〔目〕黨入見，伏而不謁，自陳願守所志。博士范升奏曰：「伏見太原周黨、東海王良、

（東海郡治郟縣，在今山東郟城縣西。）山陽王成等，（山陽郡治昌邑縣，在今山東金鄉縣西北。）蒙受厚恩，使者

三聘，乃肯就車；及陛見帝庭，黨不以禮屈，伏而不謁，偃蹇驕悍，（偃蹇，驕傲貌。）同時俱逝。黨等文不能演義，武不能死君，釣采華名，庶幾三公之位。臣願與坐雲臺之下，（雲臺，在洛陽東北南宮。）考試圖國之道。」書奏，詔曰：「自古明王、聖主，必有不賓之士，伯夷、叔齊不食周粟，

太原周黨不受朕祿，亦各有志焉。其賜帛四十匹，罷之。」

嚴光

光字子陵，（本姓莊，後避明帝諱，史改作嚴。）（嚴光，會稽餘姚人。）（餘姚，在今浙江餘姚縣南。）少與帝同遊

學，及帝卽位，光乃變姓名，隱身不見，帝以物色訪之，（物色，畫其人物顏色。）得於齊國，累徵

乃至。車駕卽日幸其館，光臥不起；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：「咄咄子陵，咄咄，驚怪聲。不可相助爲理耶？」光乃張目熟視曰：「昔唐堯著德，巢父洗耳。士固有志，何至相迫乎！」帝曰：

「子陵，我竟不能下汝耶！」於是升輿歎息而去。復引光入論道舊故，相對累日；因共偃臥，光以足加帝腹上，明日，太史奏「客星犯御座甚急」，帝笑曰：「朕故人嚴子陵共臥爾。」拜

客星犯御座

王良

諫議大夫，不肯受，去，耕釣於富春山中，（富春山一名嚴陵山，在今浙江桐廬縣西。）以壽終於家。

王良後歷沛郡太守、大司徒司直，（沛郡治相縣，在今安徽宿縣西北。）在位恭儉，布被瓦器，妻子不入官舍。後以病歸，一歲復徵，至滎陽，（在今河南滎陽縣西南。）疾篤，不任進道，過其友人。友人拒不肯見，曰：「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，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！」良慚，後徵不應，卒於家。

綱 庚寅，六年，（三〇）春正月，以春陵鄉爲章陵縣，（春陵鄉，在今湖北棗陽縣東。）復其徭役，除也。

江淮山東平

綱 吳漢等拔胸，斬董憲、龐萌、江、淮、山東悉平。

目 吳漢等諸將還京師，置酒賞賜。帝積苦兵閒，以隗囂遣子內侍，公孫述遠據邊陲，乃謂諸將曰：「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。」因休諸將於雒陽，（洛陽，京師。）分軍士於河內，（河內郡治懷縣，在今河南武陟縣西南。）數騰書隴、蜀，告示禍福。帝與述書曰：「君非吾賊臣亂子，倉卒時

人皆欲爲君事耳。天下神器，不可力爭，（老子：「天下神器，不可爲也。」）宜留三思！」署曰「公孫皇帝」。述不答。

綱 馮異入朝。

目 異治關中，出入三歲，上林成都。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，百姓歸心，號爲「咸陽王」。帝以章示異，異惶懼，上書陳謝。詔報曰：「將軍之於國家，義爲君臣，恩猶父子，何嫌

馮異入朝